

古王伝

百八題



苗王传奇

曾仕龙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苗王传奇

曾仕龙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七一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玉林大众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787×1092 1/32 11印张 240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9200册

书号：10138·90 定价：1.79元

目 录

苗王传奇.....	(1)
“十年”悬案.....	(65)
深山怪杰.....	(101)
女尸疑案.....	(135)
三色梅花镖.....	(176)
恩仇奇缘.....	(216)
瑶姑复仇记.....	(248)
无形剑.....	(280)
护厂英雄飞刀覃.....	(313)
后记.....	(343)

苗 王 传 奇

第一章 苗王出世大哭七天七夜 赤脚道人进山智收义徒

在那莽莽的原始森林，在那重重叠叠的群山峻岭之中，有一座百十户人家的苗家寨子。这座苗寨，是何年何月、哪个朝代开始建立的，谁也没有考究。寨子的头人，名叫龙溪，被寨民们称为“王爷”。这个王位，世代相传，据本寨记载，龙溪已经是第七十九代王爷了。

龙溪王爷，年逾五十，娶了十个老婆，生了十二个女儿，却没有一个男孩。他怕断了传位的人，又要了第十一个老婆，不到一年，便生下一个胖小子，取名龙太——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、第八十代苗王。

龙溪王爷五十得子，兴奋异常，要全寨苗民，唱歌跳舞，大庆三天三夜。但这初出生的小王爷却不遂人意，日夜啼哭不停。急得老王爷茶饭不思，昼夜难眠，庆贺之事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。

这小王爷哭了七天七夜，不但声音不嘶哑，反而越哭越大声。直至第八天早上，有一个道人来到寨子，说是他可以止住小王爷的哭声。老王爷听了，连忙叫人将道人引进屋去。

看这道人，长得魁梧高大，浓眉豹眼，脸上和颈脖上有好几处伤疤，加上满脸大麻子，十分吓人。他身穿黄麻道袍，头缠红巾，长发撒落两肩，身背葫芦，手拄茶杯般粗细的铁拐棍，却赤着一双大脚，自称赤脚道人。他进到屋里，老王爷见了，吓得全身发抖，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但为了止住小王爷的啼哭，才又壮着胆子，开口请这赤脚道人坐，问他如何止得住小王爷的啼哭。这赤脚道人并不多言，只是连声嚷道：“快抱小王爷出来！快抱小王爷出来！”那声音，有如炸雷，把老王爷和一群家奴、卫士都吓呆了。赤脚道人又喊了两声，见人们仍然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，火了，大吼一声，才把人们惊醒过来。老王爷忙挥手叫家奴进里屋去把小王爷抱了出来。

赤脚道人见了小王爷，先是哈哈大笑一阵，然后将手中的铁拐棍轻轻往地上一戳，那拐棍便插进土里，一动不动地立住。随后，赤脚道人上前，从一个家奴怀中，将大声哭喊着的小王爷接到手里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取下背上葫芦，喝了一口不知是酒还是水，“咻”的一声，喷到小王爷的脸上。说来奇怪，那小王爷便立即止住了哭声。老王爷见了，高兴得连连向赤脚道人道谢。赤脚道人却又取下葫芦，喝了一口，“咻！”又喷到小王爷脸上，小王爷就慢慢地闭上双眼，乖乖地睡了。老王爷高兴极了，伸出双手，从赤脚道人怀里将小王爷抱了过来。但他刚一抱住，小王爷却又大声啼哭起

来，旁边的女奴见了，忙从王爷手中将小王爷抱去，小王爷仍然啼哭不止。赤脚道人摇了摇头，从女奴手中将小王爷抱了过来。小王爷一到赤脚道人怀里，便立即停止了哭声。这等事情，把众人惊呆了。那赤脚道人却不知向小王爷说了几句什么，只见小王爷眨了眨眼睛，赤脚道人便对老王爷问道：

“你想不想这孩子长大成人？”

“想。”老王爷答道，“我五十岁只得此一子，将来还靠他继承王位，万望道人相助，要钱要粮，要多要少，我都给。”

“哈哈！”赤脚道人笑道，“本道从来不要人钱粮。只是这孩子与本道有师徒之缘，本道要把他带回去，不知你可放心？满师之后，再送回给你。”

老王爷听了，心中暗道：这孩子在他道人手中，如此听话，不啼不哭，也许真的与这道人有些缘份。但又觉得，一个出家之人，如何能将一个婴儿养大？可是这孩子不让他带去，没日没夜地啼哭，又如何养得成人？倒不如我派几个家奴跟这道人一起去，侍候小王爷……。想到这里，便道：

“不知师傅宝寺在何处？”

赤脚道人听了，十分生气，说道：“本道一片真心，你却不信，那就罢了！”说完，将孩子送给老王爷。老王爷刚把孩子接在手，孩子又大声啼哭起来。老王爷赶快将孩子递回给道人，说：

“师傅一片真心，我感激不尽，哪敢有半点他意？我是怕孩子太小，劳累师傅，因而问师傅宝寺何处，好派几个家奴跟去，侍候孩子。”

赤脚道人听了，沉思了一会，反问道：“你想派男的去还是派女的去？”

老王爷说：“这带孩子的事当然是派女的了。”

“不要不要。”赤脚道人说：“要去，就叫两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去吧。”

老王爷想想，也只好同意。但又问道：“不知师傅带走小儿，何时方可让小儿回来？”

赤脚道人一手抱住小王爷，一手提起插在地下铁拐棍，说道：“你叫人量量这铁拐棍插下的洞有多深。”

老王爷不知道道人叫量这被铁拐棍插下的地洞是什么意思，但又不敢多问，便叫旁边一个家奴拿来一根刻有尺度的竹子，亲手插进洞里一量，说道：“此洞刚好一尺八寸。”

“好！”赤脚道人说，“这孩子长到十八岁，便叫他回来继承你的王位。”说完，一手拿铁拐棍，一手抱小王爷，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。老王爷急了，赶忙追出去，扯住道人的衣袖说道：

“请师傅稍等，我立即派人跟你去。”

赤脚道人哈哈一笑，一纵身，便跳上了对面的木楼顶站住，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记住，你派的人，叫他出了寨门，一直往东走，逢山过山，遇水涉水，走七七四十九天，便能见到本道了。”说完，一闪就不见了。全寨的男女老少见了，一个个都说小王爷一定遇到了活神仙。老王爷一声令下，叫全寨人都跪在地上，朝着道人去的方向，拜了三拜，叩了三个响头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王爷指派了两名大汉，带上香烛、银钱、朝着东方，去寻找赤脚大仙。这两名大汉，一个叫

廖从，一个叫龙宝，都是王爷的忠实奴仆。他们奉了王爷之命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，穿过多少森林，涉过多少河流山溪，走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来到一座十分险恶的山下，时近正午。廖从和龙宝想停下来歇脚，吃些干粮，然后翻过大山。可是两人刚放下背上的包袱，就听到从山上的大森林里，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笛声，由远而近。不一会，只见一个七八岁的牧童倒骑在一头大黄牛背上，从山上下来。廖从、龙宝在这重山峻岭之中跋涉多日，没见过人影，突然见了这吹笛的牧童，心中甚喜，大步上前，想向牧童打听一下此地是何处。还没等他两人开口，那牧童却转过身来，望着廖从龙宝“嘻嘻”一笑，问道：

“你们两人，是金鸡山、金鸡寨老苗王爷派来侍候小苗王爷的吧？”

廖从龙宝听了，面面相觑，答不上话来。那牧童又问道：“你们两人，一个叫廖从，一个叫龙宝，是吧？”

廖从和龙宝更是惊奇，心想：这小小牧童，如何知道我们的姓名和底细？莫非又遇上了活神仙？便一齐跪在地上叩头道：“小神仙，我们两个奴才，正是奉了老王爷之命，寻找赤脚道人活神仙，来侍候我家小王爷的。我两人翻山越岭，吃尽千辛万苦，走了七七四十九天，还不知道赤脚道人活神仙在何处，承蒙小神仙指引则个！”

牧童哈哈大笑，从牛背上跳将下来，把廖从、龙宝扶起，说道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人世之间，哪来的活神仙、死神仙？我和你们都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。”

廖从和龙宝抬起头来，眼前站着的，只不过是活泼可爱的孩子，便壮着胆子问道：“大胆问声小哥哥尊姓大名？”

如何知道我俩的行踪和姓名？”

牧童笑道：“我叫杨标，乃赤脚道人之徒。你们之事，全系师傅所告，特叫我下山接来你们。你们快随我来，师傅正在山上等着哩。”说完跳上牛背，吹着竹笛，向山上走去。

廖从、龙宝二人赶忙拾起包袱，背在背上，欢天喜地的跟着牧童上山去了。

在遮天蔽日的树林中，他们大约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来到半山脚的一个平地，牧童跳下牛背，说：“到了。”廖从、龙宝抬头一看，只见半山之中，林荫之下，露出一个大洞，洞顶的石壁上，刻着“清风洞”三个大字，赤脚道人怀里抱着小王爷龙太，正站在洞口，向他们微笑。廖从、龙宝见了，快步上前，跪在赤脚道人面前，连连叩了三个响头，说道：“家奴廖从、龙宝奉老王爷之命，前来侍候小王爷。因一路上山河阻路，风雨交加，来得晚了，望道人大师恕罪。”

赤脚道人忙将二人扶起，说道：“你们如果没有一颗忠于主人之心，如何吃得这般苦？难得，难得，我把孩子交给你们料理，也就放心了。其实，你们小王爷并无甚病，只是你们老王爷的正房老婆，是个心术不正的‘蛊药婆’，小王爷出世之时，她便施放了‘蛊药’，小王爷因而肚痛不止，日夜啼哭。她想将小王爷害死，将来好让她的女儿继位。若是贫道去晚两个时辰，你们小王爷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”两个家奴听了，这才如梦初醒，一齐跪下，谢王赤脚道人拯救小王爷之恩。自此，廖从、龙宝两个家奴，就住在这深山老林的清风洞中，侍候抚养小王爷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第二章 光天化日番贼戏少妇 赤脚道人怒杀洋鬼子

这赤脚道人，亦非自幼出家之人，乃是一家武门之后，只因从小生性暴躁、刚直，一日上街，正碰着县官老爷出巡，街上行人，无不躲闪，只有他不躲避。那县官见了，火冒三丈，令手下人将他拿下。那些手下人上来，便要捉他，他一时火起，不但将县官手下人打死打伤不少，而且将县官从轿里拉出来，三拳两脚便打……。从此，改装成行脚道人，流浪江湖，人见他整天赤着脚板，就叫他赤脚道人。他觉得这个名字很顺耳，也自称起赤脚道人来，出入武林之中，广交朋友，劫富济贫，好打不平，曾多次杀死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，地方恶霸，到处受到官府通缉，才不得不躲到深山野林里，靠打猎为生。

一日，赤脚道人追逐一头受伤的野猪，到这清风洞的林子里，一铁棍将野猪打死，想坐下来歇歇气之后，把野猪扛到附近村寨去，换点粮食度日。但刚坐下来，树林里突然窜出两个大汉。一个若二十七八岁，长得五大三粗，马脸牛眼，另一个年约四十七八岁，满脸横肉，秃眉怪睛，光着上身，长着满身的肉疙瘩，手里拿着一把钢刀，十分凶恶。赤脚道人见来者不善，赶忙站了起来，将铁拐棍拿在手里。那两个大汉、气势凶凶地冲到赤脚道人面前五步远的地方站住，年纪大的用钢刀朝赤脚道人一指，问道：

“哪来的野道人，你知罪吗？”

赤脚道人笑道：“贫道乃过路之客，何罪之有？”

那年轻大汉吼道：“这清风山方圆百里之地，一草一木，一虫一兽，一石一土，都归我叔侄二人所有，来往行人，也得留下买路钱，否则莫想活着过去。你这野道人，不但不留下买路钱，还将我山上的野猪打死，还说不知罪！”

赤脚道人听了，心中暗自好笑：我这穷道人，今日遇上了穷强盗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发落我？便说：“哎呀呀！这事可不好办啦。贫道迷了路，走到这深山老林来，转了数日，饿得实在受不了，见这野猪又肥又大，准有百十斤肉，便举起这手中铁棍，只轻轻一下，便把它打死了。本想饱吃一餐，可一摸身上，连个火种也没有，正坐在这里犯愁呢。你们叔侄来得好，借个火，借把刀，我在这猪大腿上只割去那么三五斤肉下来烧吃，余下的便全给你们。要是你叔侄俩好心，找得个锅来，煮一锅野猪肉我吃了，我还可以给你们几两银子。”说着，故意拍拍绑在腰上的包袱。

那两个大汉，听说有银子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那年轻的吼道：“你这不知死活的野道人，打死我这山上养的猪，还想要我叔侄煮给你吃？要命的，把你腰间的包袱解下，把你身上的道袍脱下，不然就休想活命！”

赤脚道人哈哈大笑：“我命也要，衣物银钱也要，这被打死的野猪也要。”说完，抓住野猪的一只后腿，“嗨”的一声，便将整个猪扛到肩上，抬脚就走。那年轻的强盗见了，心中暗想：这个道人还真有几斤力气，打斗起来，真的要费一番功夫，便不如好言骗他到清风洞去，用酒将他灌醉……。想到这里，便快步上前说：“道人，看来你也不是

一般之人，我有心与你交个朋友，请到我们洞府中痛饮三杯，如何？”

赤脚道人听了，又将野猪放下，笑着说：“难得你这位好汉有心，贫道已经数日酒米不沾，若有几杯酒喝，定赏你五两银子，不知府上何处，离这可远？”

“不远不远，就在这树林里半山腰的清风洞便是。如若不弃，请随我来。”年纪大的强盗说。但那年轻的强盗却耐不了烦，说道：“叔叔，何必与这野道人啰嗦，宰了他，挖出他的心肝晚上送酒！”说完，大吼一声，腾空跃起，举刀便向赤脚道人砍来。赤脚道人站在原地，并不躲闪，只是轻轻地用铁拐棍往上一架，“当”的一声，那刀砍在铁棍上，碰出几点火星来。那年纪大的强盗，见事到如今，也大吼一声，从赤脚道人的背后杀来。赤脚道人不等那强盗靠近，突然使了个回马枪，那铁棍直向强盗的心窝戳去，那强盗躲闪不及，被铁棍戳翻在地，还没有爬得起来，赤脚道人一转身，一棍便将那强盗的脑袋打开了花。那年轻的强盗见了，吓得拔腿就跑。赤脚道人见了，说了声：“哪里逃！”随手将铁棍一抛，那铁棍箭也似的飞去，正中那年轻强盗的背心，被戳了一个大洞，死于非命。赤脚道人过去，拾起铁棍，在草地上擦了擦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狗娘养的，不中打，还不到两个回合，全都死了，真不过瘾！”随后将那两个强盗的尸体，丢到深山悬崖之下。这时，他也确实觉得肚饿了，便坐下来想道：“我这般漂泊，何日是了？刚才那强盗说，在这树林之中，岩壁之下，有个清风洞，何不前去看看？”想到这里，他站起身来，拿起铁拐棍要去找清风洞，却见一个须眉全白、骨瘦如柴的道人，跌跌撞撞地跑下山来，“扑通”一

声，跪在他跟前便拜，连声说道：

“感谢你打死二贼，为民除害，为清风洞冤死之人，报了仇！”原来，这里离清风洞不远，他刚才与二贼打斗的经过，都被老道看见了。

他忙丢下手中铁拐棍，双手将老道人扶起，问道：“你是何方道人？为何在此？却又说出这番话来？”

老道人说：“这话说来话长，请先到洞中再说吧。”说完转身走在前面，带着赤脚道人向清风洞走去。

赤脚道人跟着老道人来到清风洞口，果然清风扑面，顿感精神倍增。抬头往洞里看；好大个岩洞，足有三四间房屋宽大，转身再看洞外，却是一片平地，一道矮墙，围着平地与山岩的边沿，围成半月形，洞前地坪的正中，一株千年古榕，象把巨伞，覆盖整个地坪。

“真是个好地方！我若在此停留下来，隐姓埋名，修身养性，了此一生，也是最大的满足了。”赤脚道人这么想着，走进洞内，举目一看，只见当中一座大佛，可惜已被打断了手脚，佛台亦被捣得乱七八糟。再往两边看时，两边的菩萨也被打得残缺不齐。心想：“这么个好地方，为何被糟踏成这个破败景象？”便回头问身边的老道：

“这个佛洞，为何弄成这般模样？”

老道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说来惭愧！这清风洞，虽不是个大去处，原来也是个佛洞。虽说在此大山林之中，离周围的寨子亦远，但常有人家来洞求神拜佛，倒也香火不断。由一个叫清风长老的和尚主持，身边带有七八个小和尚。这佛洞有多久的历史，我并不知道。三十年前，我从家乡逃难到这山下，是个大雪天，又冻又饥，昏倒在山下，幸好遇到长老化

缘归来看见，叫人把我背到洞中救治，并留我在洞中当了火工道人，一住三十年，我亦心满意足，觉得能在此洞中安静地了此一生，也是造化。

“谁想到，半年之前，来了叔侄二贼，要强占此洞，长老不依，却被他一刀杀死了，那几个和尚奋力相拼，也全被他叔侄二贼杀害，又把这正中的大佛，两厢的菩萨，全都打坏。我被那小贼从厨房里拉了出来，本也要杀，那老贼却说：

“‘他是个烧火煮食的人，留着 he 给我叔侄二人煮食，不是吃现成的吗？也省了你我许多琐事！’那小的听了，便将我踢了一脚，吼道：‘听见没有？若一餐侍候不周，看我不把你这狗头砍掉！’

“数月来，这叔侄二贼，不把我当人看，不是打，便是骂，还不让吃饱，我忍气吞声，伺机为长老他们报仇。心想，总有一日，我把毒药放进食物里，将他二贼毒死。但这洞内，却无毒药可找，那二贼又不让我出山门，他们进出，都将山门上了锁。

“前日，我听他叔侄二贼说要出远门，便从这矮墙的悬壁之边沿，爬了出去，跑到山上，找到一种名叫断肠草之药，正等他叔侄回来时好下手。

“也该他叔侄二贼恶有恶报，才回得来，便被你打死。长老在天有灵，也会感激你为他报仇之恩！

“如今，长老之仇已报，福洞已经凋零，我这老朽，活着还有何用？”

老道说完，再向赤脚道人拜了拜，然后猛地拔出尖刀，一下戳进了自己的心窝，倒地而死。赤脚道人虽然力救，也全然无济于事。便感慨地说：“老人家，你不应死啊！”说

完，便将老道的尸体安葬在山门外的山坡上。

自此，赤脚道人便在这清风佛洞，隐居度日。他原来也想将洞中佛像和菩萨修理好，重生香火。但又想这样一来必然引来香客，怕被人认出他来，报知官府，又要捉拿他，因此只在此洞隐居，就住在长老房间，从此有了个落脚之地。加上长老在此洞主持几十年，留下不少财物，服叔侄二贼亦抢了不少在此存积，计算起来，够他生受。

一日，他在长老房间发现一本遗文，拿来读时，却不甚理解，只略知皮毛，懂得是长老养真性、提气运功之秘诀。于是他赶忙把洞中大佛修复，重生香火，一日三炷，诚意供奉。从此他紧闭山门，日夜静坐大佛跟前，静心默念那秘诀，一晃三年，就把那秘诀背得滚瓜烂熟。忽一日，他将那秘诀顺背倒背，插读跳叙，顿觉五脏六腑，翻江倒海般滚动，头顶呼呼出气，脑袋也似乎嗡嗡作响，全身骨节痛疼，肌肉一收一缩，反复跳动。过了一阵，一切恢复平静，却感到飘飘然，整个心身好象已经不存在了似的，吓得倒抽了一口气，开眼看时，才发觉自己虽然保持着盘腿静坐的姿式，却已离地三尺，好不奇怪！正在这时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
“本道真术，继承有人，贫道放心去也！”

他回头一看，并不见人，赶忙追了出去，仍不见一个人影，心中着急，一跺脚，却跃上了数丈高的古榕树顶。这时他才醒悟到，他已学到长老秘诀中之真术，忙跳落下来，朝天拜了三拜，叩了三个响头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赤脚道人在清风洞隐居修炼，晃眼过了二十年。忽一日，他心生异念，要外出云游，会会青

壮年时代在江湖上结识的朋友，看看世道变化，于是，便披上黄麻道服，身背葫芦，手提铁拐棍，锁住山门，离上而去。他自以为离开闹市近三十年，会有真龙天子出世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殊不知，世道比以前更为混乱，到处是枪声炮声，人民生活在水火之中。到处可见海外洋人欺负百姓，使他大失所望，悔不该生此思凡之心出游，决意再回清风洞隐居。

一日，他回到离清风洞只有二百余里的一座十多万人口的城市，想购置一些常用之物回山，刚走到大街上，只见两个美国大兵，从酒楼里出来，他们喝得大醉，一人手里还拿着半瓶酒，攀着肩，踉踉跄跄，东倒西歪，正好一个少妇拉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从门前走过，两个醉鬼见了，“叽哩呱啦”地说着什么，将手中酒瓶丢了，上去将那孩子踢翻一边，便去搂抱揣摸那少妇，发出阵阵刺耳的淫笑声，路人见了，居然没有上前劝阻，那两个美国兵更是兽性发作，一个去扯那妇女的裤子，一个撕烂那妇女的衣服。赤脚道人目睹此景，七窍生烟，五脏六腑都快气炸了，于是举起铁拐棍，只一拐，便将一个美国兵的脑袋打得粉碎。另一个美国兵见了，吓得酒醉也醒了一半，赶快跳过一边，拿出手枪，对着赤脚道人。那赤脚道人在深山老林里生活了几十年，并不知道这家伙的厉害，却站在高处，哈哈大笑：“洋鬼子，你有什么能耐，尽管放出来！”那个妇女是知道美国兵手中的家伙厉害，赶忙转过身来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赤脚道人。就在这时，“呸”的一声枪响，枪弹射进了那妇女的胸膛，只见她晃了两晃，便倒在地下。这时赤脚道人才醒悟到那洋鬼子手中拿的是短枪，一跃而起。“兵兵！”就在赤脚道人跃起的